

## 视觉空间中的错视

张新友

观察和研究视觉空间中的错视引起了一部分艺术家的兴趣,因为错视的科学性解释事实上还是处于一种未完状态。

## 焦点透视——视觉空间的统一

绘画在一个实际的二维平面上创造了三维空间的视觉平面,焦点透视法的出现,更是将三维图形表现在一个完整而又统一的透视空间形象上,透视的三维空间就像我们举目眺望现实世界,各种场景出现在眼前一样自然。在采用焦点透视中的任何一幅具有对称构架的画中都有一个中心,任何一种构图也都是围绕着某一种中心主题而进行组织的,这是文艺复兴后到十九世纪初所广泛采用的焦点透视法。“从本质上说,焦点透视是一个以数学为基础的系统,用来表现在空间某个特定位置上,在一只眼的视网膜上能出现的衰落”<sup>①</sup>。典型的例子,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在这幅画中,画面上的整个环境及框架的中心集聚到耶稣身上,并把观者的视点引到耶稣身上,使画面更真实,三维空间的构架更深远,达到了我们所见的基本一致。

## 双眼的抗衡改变了焦点透视的唯一性

焦点透视是否完全符合科学的精确,科学的精确和我们人眼所视又有何区别,艺术作用这种方法是否就可达到完美的境界。“用灭点透视绘画,画家不是在画他所了解的世界而是陷身于表现视网膜对某时、某点的映像——在这个场合是真实的,换一个场合就不再真实了,这种透视法把写实主义局限于仅仅复写视网膜映像”<sup>②</sup>。透视方法可以教人看见与实际相似的画面,但也不能完全尽信,因我们仍会把透视桌面上的椭圆看成是圆盘,反正画面的东西是透视变了形的,我们所看到的画面既是真的也是假的。另外我们看物体表现在画布上赞叹如何精确,但事实上是有差距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两眼眼睛,可以从不同角度观看物体,而焦点透视只用一只眼睛看,两只眼之间本身对物体的空间就有视差。

大脑可以无数次的将双眼所得到的形象重复而叠合成一个单一形象。如果我们将两只眼前明显不同的形象在大脑组合,它是不能重叠,而产生一些古怪的效果。“因为脑打算组织起一个立体的、单一的形象,它会有选择的,接受或排斥从每只眼睛得来的图象的某些部分了。大脑在难于对两个对抗图形作出抉择时,图形空间的统一性、纵深性、一致性都受到了挑战。出现与焦点透视所悖的一系列手法,也是绘画开创一个全新的发展的必然。

## 互不相容构成了局部的协调

视觉分析说明了视觉空间的存在,把两条长度相等的垂直线放在同一画面,这两条长度相等的垂直线,因为对比角度内的位置不同,所以看起来也不相等。两种线条假如具有透视般的条件时,平行线A看起来会比平行线B长,这是由于另外两条线的透视感而产生的错视。若把同样大小的人物反复在三个位置时,其尺寸就会在一个透视空间中逐渐变大,它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错视,就是因为人物的实际高度与外观高度的相同,而相同高度的人物站立的位置是有透视的视觉秩序。我们大部分人一定要求助于实际的测量,来抑制我们的期待活动。乔治·迟雷柯绘制的《无限的厌倦》,它看上去象真正现实主义的构图,用中心透视的方法画出整个画面的背景,中间的塑像却躺在几个向天点消失而不协调的斜面上,而基座是消失于视平线,他这种象是利用焦点透视而却根本背离焦点透视原则的空间,却获得了另一种神秘的,梦幻般的错视特征。透视理论和视觉空间上也存在一些矛盾,这些错视是我们判断与观察的形态在现实的特征中间所具有矛盾的错觉经验,当观察到的人发觉自己主观上把握与物象之间的不均时,就会产生这种错视作用。

这一系列的错视例证,会使一个希望控制画面上空间结构的组织画家为难。而塞尚则相信自己的观察与眼睛,他抛开了透视法则,背离了事物的实际形式,他认为“直线透视”有碍于他的工作时,就把它抛得极远。他说:“当我们专注于一定距离的平面时(即画面,经转化了的表面),我们清楚意识到那个空间就在平面之后,从平面开始空间被想象为一种距离穿透力”<sup>④</sup>他的见解则始终是以自然的绝对权威为中心,而不是已有的空间法则。

## 错视的谜与视觉游戏

错视的谜是与有关知觉的抽象作用似是而非的特殊空间形态,这个谜是根据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事物空间中类似幻想的迷惑问题,或者谜样的存在于传统的具象之中。结果错视就会在绘画通常的视觉秩序中有意识的矛盾出现,我们因为期待绘画主题的连贯性表现,所以不合理的因素介入时就感觉惶恐,如想捕捉无法两立的东西时,要同时去理解它是很困难的,把一方的视觉解释转换到不同的其它表现上去,那么谜就变成我们视觉游戏。

多年以前诺曼·洛克威尔的一幅有趣的插图,用在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插图选》封面,这张画上有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背面墙上的两幅肖像变成两个真实的人在观看两位老人的棋战,酒瓶和酒杯悬于空中,室内的地毯上长出了绿色植物和蘑菇,绿色植物上开的两朵白花又是两个奶瓶,壁炉上的装饰变成了一个活猫的头,作品的透视无懈可击,但所有的事物不合理性把我们转换到了一个谜一般的空间中去。艾夏(Escher)的石版画,使我们徘徊于梦境的边缘,画面上的人体与家俱成为支柱,三种独立而又相互交错的世界在这幅梦境中的石版画中,运用他的技巧构成了不可能存在的影像,艾夏的透视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一旦自我发问时,就会发现我们一定是将它归入了再现作品一类,在我们头脑中重建了梦境中的空间。由于他运用了某种精神上构想,在视觉形象中很容易被我们接受,旋转在几个方向的楼梯通向何处?人为什么可以倒立而走?楼梯穿过了无数的盘旋为何仍在一层楼中?这些人如何进来,又如何走出。透视也无法解释这多种多样的提问。

## 错视的不合理性与幻觉

今天的艺术家已创造了好多使我们不习惯、又不可能存在的透视图形,所以很多画比艾夏的作品更不能确定其真实性。杜涅·马格丽特(RENMACRITTE)的绘画,在空间结构上探求其不一致性绘画,其作品《LACASCADE》,画面中的画框巧妙地违背了我们的空间概念,把一个画架中的一幅远景,置于一片树丛之中,使人认为是俯瞰远方树丛的窗户,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实际上是欺骗我们眼睛的情境。另外也违背了我们认为周围的树叶一定比画架上的绘画看起来自然的期待。《D'EUCLIDE的散步小径》这幅画中的高塔屋顶与没有行人的路,是因为立体的圆锥在透视上被视为平面。室内的窗前放一油画架,室外的景物似乎是一幅架上油画,没有行人的路也延伸到天际,它单纯得出人意外的布局令人难以想象。这张石版画极力想拆散这种幻想,但是很糟糕,这种幻觉效果却留在了再现过程中。

正是因为艾夏的作品,杜涅·马格丽特的作品提供了颇有启发的补充,我们才认识到这样一种空间的透视结构是不可能存在于我们的世界。画家的目的是要用这些错视将我们转换到另一个谜的领域。“我觉得没有什么人比变戏法的人更能造成这种幻象知觉了,他们引起了一系列期待,造成一种熟悉的环境外表,使得我们的想像力超前,在并不知道自己被骗时急于完成这种期待”<sup>⑤</sup>。在这个谜一样的期待中,上下左右、远近大小、消失点之类的术语都失去了意义。正是在这种刻意追求物体与空间的迷藏中,我们认识了他们作品透视空间中的不合理现象。

## 错视仍是一个应研究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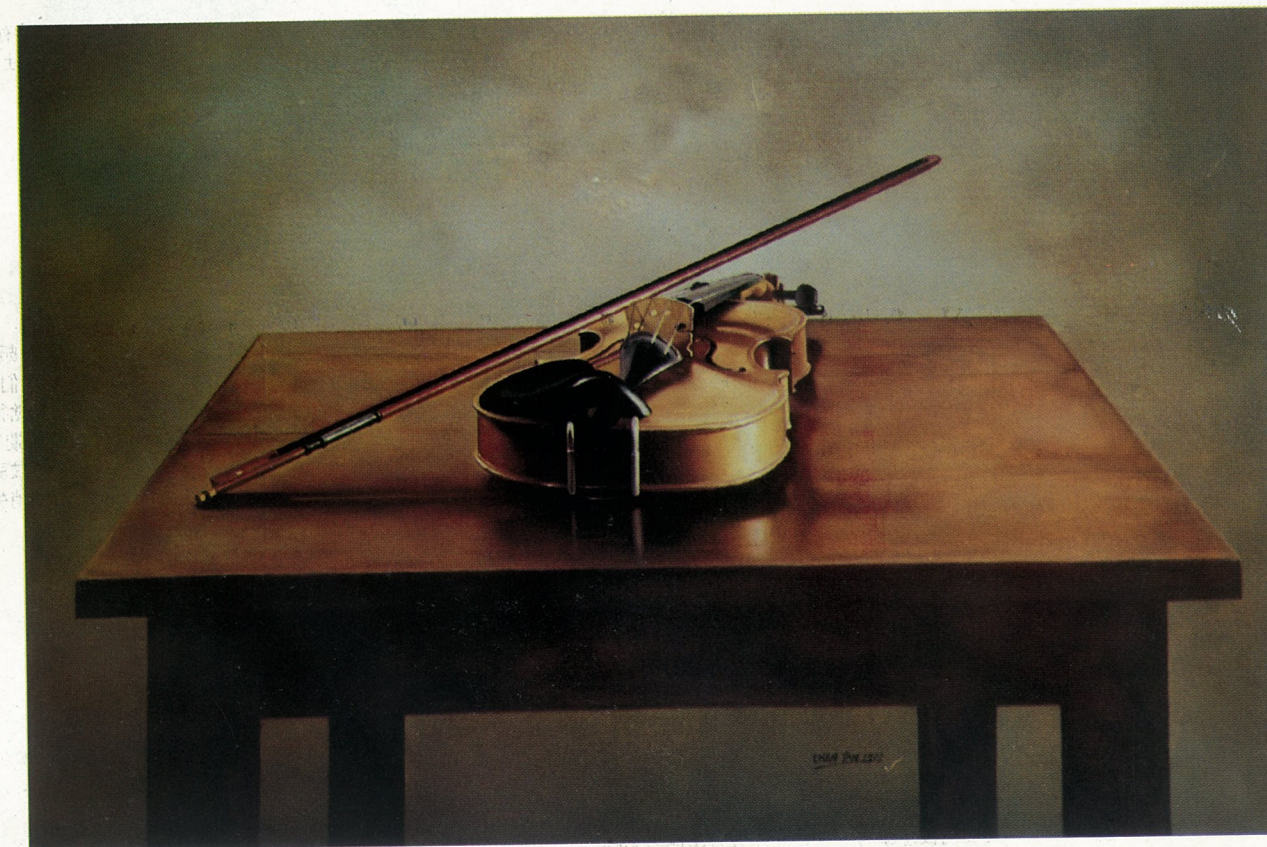
如果想扩大视觉范畴现在所使用的术语范围时,我们只有靠周详的观察,来探索错视规律、研究、错视表现性、神秘性、不合理性。如果对于想进一步追求错视理论及运用,也许会是一帖新的刺激剂。

## 注释

- ①卡洛琳·M·布鲁墨《视觉原理》89页
- ②卡洛琳·M·布鲁墨《视觉原理》90页
- ③卡洛琳·M·布鲁墨《视觉原理》31页
- ④贝纳·顿斯坦《印象派绘画技法》121页
- ⑤O·盖勒哈,查斯顿《错视与视觉艺术》11页



原风 WIND



琴韵 MUSIC RHYMING